

杀伐果断的李李、勇敢坚韧的汪小姐、蜕变逆袭的玲子……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《繁花》虽已结局,但剧中呈现的女性形象,成为新一轮热议的焦点——

从《繁花》中的她们说起

# “我是我自己的码头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梁善茵

电视剧《繁花》里恣意生长的女性,是夺目的,有腔调的。甚至直至落幕,观众才意识到女性寻求自我之旅早已越过“阿宝淘金记”成为故事主线。

王家卫镜头下的女性之美,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下新一代女性崛起的缩影。这在差不多同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已经得到反映,以陈染、林白、海男等作家为代表的女性写作传递出一种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,受到广泛关注。

近年来,文艺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书写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,一大批女性文学作品涌现并呈畅销之势,影视作品中专注事业、追求自我的独立女性形象频上热搜,这些新的形象展现了女性怎样的生存图景?带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书写又将带来哪些改变?答案或许就隐藏在“她们”的作品中。



王家卫镜头下的女性群像

“上帝不响,像一切全由我定。”金宇澄原著开头的这句话,仿佛预示了剧集《繁花》中女性命运的走向:繁花落尽,方才发现一切由自己决定。

1月9日,电视剧《繁花》迎来大结局。自开播以来,观众的视线逐渐从万众瞩目的宝总,转移到魅力四射的女性身上:唐嫣饰演的就职于外贸公司的汪小姐、辛芷蕾饰演的至真园老板李李,以及马伊琍饰演的夜东京老板玲子。

“每一个女性角色都被拍出了属于她们的经典镜头。”无数网友惊叹,王家卫镜头下的女性太美了,这种美不仅仅是光影和画面的考究,而是带着欣赏和尊重,以细腻、精致的风格把女性独有的生命力拍成了一树绽放的繁花。

在剧中,汪小姐敏锐捕捉到时代浪潮,一桩报价低于市场水平、人人看来都是亏本的买卖,和宝总的首次交锋,隔着窗,一个

抬眸,气场满满。

李李的商业头脑在至真园开业之初便展露无遗,她暗中参与饭桌上的每桩生意,顺水推舟,以“中间商”的身份赚取巨大利润。她把至真园转型为高级港式餐厅,正宗的香港厨师亮相黄河路,一道“干炒牛河”让至真园引领了粤菜在上海的流行。

她们的自由独立意识,时髦精致的穿搭风格,在时代洪流中所表现出的勇敢坚韧,无一不生动诠释着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独立之美与个性之光。

除了汪小姐、玲子,李李三位女主角,还有菱红、卢美玲、小江西、敏敏等一众配角都性格鲜明、各具特色,“王家卫的女性群像”也成为《繁花》的一大看点。

“万花丛中过,片叶不沾身。”打破以往男性为主导的上海滩商战视角,《繁花》中的她们不是红花也不是绿叶,以树的形象伫立林间,繁花遍枝。

汪小姐,是王家卫改编力度最大,也最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之一。小说原著中的汪小姐出身优渥,却执着于生孩子,哪怕是一个畸形胎儿也要坚持生下来。

电视剧中,王家卫把汪小姐的追求改成她个人的自我完成,并保留了她敢爱敢恨的一面,展现出新时代女性不屈依附他人、独立自强的精神。这种改编既是源自时代的底气,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。王家卫说:“上海女人的底气,来自她们是全国第一批,经济独立的‘半边天’。”

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,先进、摩登、罗曼蒂克,外贸经济发展,掀起一阵阵股海淘金的全民热潮。经济上的繁荣为上海女性带来了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上的改变,“摩登女郎”走进小说、绘画和电影,与无经济独立权的“娜拉”形成鲜明对比。施朱傅粉的“面子”底下,物质丰盈的“里子”成为女性建立自我形象和身份认同的根本。

所以玲子可以掷地有声地说:“从前我们靠宝总,以后我们靠本事。”汪小姐可以在大雨中仰



电视剧《繁花》剧照

## 从“娜拉出走”到“她”的发现

起头喊道:“为什么不可以是自己的码头?27号不是我的码头,宝总也不是,我是我自己的码头。”李李也可以做回原来的自己:“李李和宝总都是暂时的,李李可以为了宝总,拿至真园当赌注,但陈珍不可以。”

这种呐喊同样出现在100多年前鲁迅的笔下。当年《伤逝》里子君对爱人涓生告白:“我是自己的,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!”然而在石破天惊的宣告后,一对冲破封建枷锁的爱人,坠入生活的蛛网,上面落满尘埃。

五四时期,“娜拉出走”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,塑造了一批批向往个性解放、追求爱情自由而与家庭决裂的“恋爱至上”的叛逆女性。当年鲁迅在谈到娜拉离家出走后可能发生的两种结局:一堕落,二回归。

经济与时代的发展,为女性的出走带来了第三条路:新生。回顾中国女性百年成长史,90年代是重要的节点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,外来文化大量涌入,更多女性重新开启自我成长之路。

服饰是最直观的变化。80、90年代的女性,率先穿起喇叭裤、连衣裙、高跟鞋,留起披肩发,烫起港风大卷,尤其事业女性,更是以极尽时髦的穿搭,大方向外界宣告不再讳言女性美的时代的到来。这种美,在《繁花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《繁花》剧中描绘的上海女性图谱,某种程度上是90年代的女性写真,蕴涵了“五四”时期人们难以想象的主动、强势、独立与自由。继冰心、庐隐、杨绛、林徽因等“五四”女作家群提出的“女性的发现”后,“个人”的概念再次被引入90年代女性的主体性建构,被压抑的个性在艺术创作中得到释放,女性被遮蔽的个体欲望得以呈现,并在90年代迎来女性文学的勃发。

林白、陈染、徐小斌、海男等作家以个人写作的方式侧重揭示神秘而独特的女性经验,成为90年代女性文学的独特景观。借助90年代私人性的多元话语的兴起,女性话语得以浮出地表,她们的写作也照亮了女性的生存境遇。

## 出版书单

《传家:中国人的生活智慧》  
姚任祥 著



作者是京剧名伶顾正秋的小女儿,还是南怀瑾和圣严法师的学生,是和杨叔瑜同期出道的第一代校国民歌手,台湾著名建筑师姚仁喜的妻子,以及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致力在文化根源中找到美感,在师法古人中找到智慧。

《我们遗忘的一切:重走父亲逃亡之路》  
克里斯蒂安娜·霍夫曼[德国]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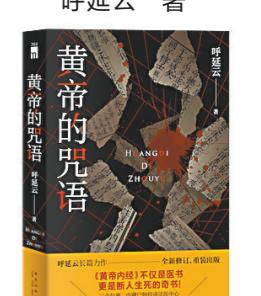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重走了父亲从西里西亚开始的逃亡之路,希望从情感上了解当年发生的事情。她对历史的动人重建呈现了德国-波兰-俄罗斯关系中的矛盾和断层,引人入胜。

《未来自然史:掌控人类命运的自然法则》  
罗布·邓恩[美国] 著



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控制自然,但生命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则,任何人类篡改都无法重写它们。作者阐述了生态学、进化论和生物地理学的几大基本定律,以及任何人类活动都无法废除的生命法则。

《黄帝的咒语》  
呼延云 著



留给董蓉的时间不到八个小时,为了揭开隐藏数千年的骇人真相,她翻开了宋代法医宋慈撰写的《洗冤录》,突然感到不寒而栗,因为她发现,真正的凶手,已经站在了她的身后……

《飞翔的孔雀》  
山尾悠子[日本] 著



作为幻想文学的旗手,作者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小宇宙,其中涵盖了天使、矿物、月亮、梦想、怪物等各种元素。虽然她作品数量不多,也曾有近20年的创作沉寂期,但她作品集仍不断重版,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。

## 编后

在《东坡寓惠诗文选注》的基础上,我又花了三年工夫编注《东坡寓惠诗词百首》

## 他距庙堂很远,离百姓很近

□陈雪

了他之外,还把那本厚厚的《惠州志·艺文卷》送给他。托着那部两个城砖厚的志书,他感慨地说,你若能把苏东坡寓惠期间的诗文精选出来,编成一本既可以携带出行,又能让人读得懂的大众读物,对外人了解苏东坡的寓惠历史,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于是,我花了六年工夫,编注了《东坡寓惠诗文选注》,此书出版后,反响良好,一版再版。

促成我编注此书的机缘,还在一次参加外地的文学交流会。会上有人说苏东坡寓惠之后,除了吃、喝、玩、游题材,几乎没有写过什么大气的东西,最出名的无非就是那首《食荔枝》了。作为惠州人,我听后有些不是滋味。苏东坡在寓惠两年多时间里创作诗文、辞赋、信函多达五百余篇(首),这些都可在《苏东坡全集》查到,怎么如此孤陋寡闻呢?

为了让更多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东坡的寓惠情状和创作成果,在《东

坡寓惠诗文选注》的基础上,我又花了三年工夫编注《东坡寓惠诗文百首》,这是一部普及版的大众读物,书中只收录寓惠期间创作的诗和词(含贬惠途中部分作品)。《东坡寓惠诗文百首》,按内容大致可分为“至亲”“良友”“凤物”“饮食”“感怀”五大类,但在编排时,为了阅读的方便仍以创作时间排序,诗排前,词排后,考虑到普及的需要,侧重在注释上下功夫,除了对创作背景作了简单的介绍,还对艺术风格作了粗浅的点评赏析。

苏东坡一生经历了五个皇帝,一个不如一个,他也越贬越远,越老越苦。贬惠之后,他继续遭受打压、诬陷、困苦、压抑、无奈、失望,但他没有怨气,没有猥琐,没有乞怜,没有颓废,内心的强大让他宠辱不惊、安然自立。

他容纳了生命中的所有阴暗残缺和荣辱兴衰。当他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磨难之后,他找回了自我,离百姓很近。

他将思念或感伤、快乐或凄凉、孤独或困窘留在了他寓惠的诗词里。余秋雨先生说苏东坡突围自黄州始,这无非是说乌台诗案之后的苏东坡,却后余生冲破了思想樊篱,写出了“一词两赋”的千古名篇。而在惠州,除了日常琐碎,那种寄托宏大抱负、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没了。试想一个年过花甲、居无定所的垂暮贬吏,常常面对“门生债新米,救我厨无烟”的生活窘境,还奢谈什么抱负和理想?我反而觉得苏东坡的寓惠诗文更成熟、更老辣、更接地气。

有学者总结说,在中国古代文人中,苏东坡是个神秘的重量级人物,相比之下,陶渊明太清白,李白太飘,杜甫太沉重,欧阳修太高贵,唯有苏东坡不但活在诗词歌赋案几尺局中,更活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。读罢苏东坡寓惠诗词,你会发现他只是从天上落到地下,从殿堂回到民间。在这里,他距庙堂很远,离百姓很近。

## 有悟

在变化的生活中保持不变的精神,是《街上》故事中一代人命运的启示

## 书写平淡,只为铭刻

家族争斗、时尚奢华,避开跌宕起伏的风云际会,将宏伟盛大的主题平凡化,回到生活的细枝末节,书写小人物的人性常态,以小工商者群体为中心,刻画江南小城的芸芸众生,描述半个世纪的世态炎凉。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在半个世纪烟雨中,《街上》的江南深巷里,人间情意像青石板街一样逶迤伸向远方。

《街上》自然委婉地贴近生活叙述,用白描勾勒人物光影,用碎片连

接小城命运,不是故意把生活打碎了散乱呈现,而是悉心镶嵌形态各异的人物碎片,连成生活之流,透出令人依恋的委婉风韵。在层层细致诉说中,故事里密如蛛网的关系,交集、激发、勾连,折射出各种情感交集和命运。

在变化的生活中保持不变的精神,是《街上》故事中一代人命运的启示。历史起伏改变生活,沧海桑田掩人性,《街上》将小工商业的歷史嬗变与个人的悲欢离合结合起来,在坚韧生存中再现对人性纯净

□徐肖楠

品质的持守。在半个世纪的历史巨变中,不管时代怎么变化,生命都离不开江南古老的生存品性,那就是坚守本分,身有所处,心有所容,“琴瑟在御,莫不静好”。

于是,《街上》的人物用自己的平淡生活完成了一种生存纪念。人的生存不仅仅在于跌宕起伏的精彩,也不仅仅在于活了多久,而在于那些能怀念留恋的时刻。那些时刻可能很平常,但那样的平常时刻只要经历过就不会忘却,只要书写,就会铭刻。